



# 刚到西安时,张学良看不起杨虎城

历史纪实

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在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后,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。中共中央经过万里长征,终于在陕西的北部找到了一块可以休整发展的地盘。

随着红军的北上,蒋介石将“剿共”的军事力量也逐渐北移。为了完成“剿共”大业,1935年11月蒋介石任总司令、张学良兼任副司令的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”在西安正式成立。由此开启了杨虎城、张学良合作共同推动抗日的新阶段。

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”在西安成立前后,东北军大批调入陕、甘两省。

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,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,行军过程携带大批妻儿老小。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子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、甘地区,对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冲击。一时间,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纠纷不断,在戏院、饭馆等公众场所里,双方经常动手互殴,有时甚至开枪。

东北沦陷后,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安置在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,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。因此,东北军强占民房,与当地居民也发生了许多纠纷。

这些矛盾与问题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,反而认为张、杨两部不团结,相互牵制更便于他操控。同时他还以惯用的手法,分别对张、杨当面暗示或直接挑拨离间。

对张说,杨虎城是地头蛇,野心勃勃,阴险毒辣,不易合作……对杨则说,张学良如何腐败无能、贪生怕死、丢失东北,等等。在陕西的军统、

中统特务甚至还贴出了反对东北军的标语,企图扩大矛盾,制造混乱。

张学良小杨虎城七岁,有着与杨完全不同的个性特点。在其父张作霖的爱护下,他拥有优异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,形成聪明、敏捷、任性、自负和放荡不羁的性格。

东北军进入陕西后,在当时的西安出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“剿匪总部”和以杨虎城为首的“西安绥靖公署”,以及以邵力子为主席(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)的陕西省政府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。

东北军的主力都在陕西北部、甘肃东部的“剿共”前线,驻西安的只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部队。西安城里与周边都驻着十七路军的部队,西安的军事控制权掌握在杨虎城手中。

东北军初到陕、甘时,自恃人多,装备精良,看不起十七路军。张学良自以为受过教育,见过大世面,兵多将广,跟蒋介石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,把杨虎城根本不放在眼里,私下常以“老粗”称之。刚到西安时,张在杨的面前是一副长官架势,两人关系很不融洽。

面对张学良的傲气,杨虎城动了一番心计。

有一天,杨将军集合十七路军精锐部队,在西关大操场举行欢迎张将军大会。杨有意多带了一些卫士。大会一开始,杨首先致辞说:“张副司令到西安已经好多天了,因为他军务很忙,所以直到今天,我们才开这个欢迎大会。现在我给大家把副司令的简历简单介绍一下。张副司令今天所带的军队,就是他父亲原来所统率的东北军,他的父亲就

是张作霖,是东北的大胡子。这个军队过去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,是我们多年革命的对象。”(杨说,讲到这里,看到张的表情很惊慌)。

杨接着说:“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打起青天白日旗,和我们是一家人了。我们今后要绝对服从张副司令的命令,听从张副司令的指挥……”

当晚,张学良仅带了一两个警卫人员,亲自到杨家,表现异常亲热,不再是过去那副傲慢的样子了。

1935年9月,东北军110师被红十五军团消灭。

战前,杨虎城看到张学良的作战命令。他认为张安排不当,就好心去见张,劝他慎重,不要进攻,结果张听不进去。杨回来对人说:“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,还是少年气盛,等碰回来再说吧。”

这样一来二去,杨与张的个人关系有了很大改善。

但最后促成张学良与杨虎城结成政治同盟的关键还是蒋介石和他的“剿匪”战争。

东北军从1935年9月到11月下旬,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整编师,其中两个师长阵亡,部队损伤惨重。当109师被歼,师长牛元峰阵亡时,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蒋介石对东北军“剿共”的损失不但不予补充,反而趁机撤销了两个被歼师的番号,对张申请阵亡师长每人10万元的抚恤也置之不理。

气得张大叫:“我张某人混得都不值10万块钱了!”

此时张学良虽仍叫“副司令”,但已不是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,而

只是一个地区的战地“副司令”了。他在南京,已没有当年的荣耀与神气。许多人对他的态度由阿谀奉承变为了敷衍应付,甚至鄙视、讽刺。此时,张才觉悟到蒋介石将他推到“剿共”第一线的用意,一时情绪沮丧到了极点。

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,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,反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。

在南京参加国民党“五全”大会期间,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,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,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。这样接触多了,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、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叙说。

两人的关系拉近了,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。张、杨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。

杨虎城心里很清楚,要抗日,不反蒋是不行的。为使张能认清蒋介石的本质,1936年初的一天,杨在与张的谈话中有意提到丢失东北的责任问题。

张拿出了蒋给他的电令给杨虎城看,张说:“不抵抗的责任,在于中央,而结果却嫁祸于我。”

张学良说着几乎流下了眼泪,并述说了他被迫离职出国、回国“剿匪”和东北军民颠沛流离的国难家仇等痛苦。

通过这次谈话,杨虎城了解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,加快了与张合作推动抗日的步伐。尽管几十年后,张学良否认了蒋介石曾给他有过“不抵抗”的指示,但当时的的确给杨虎城出示了相关文件,博得了杨的同情。

# 没住两天,刘美琴就从养老院搬回家

都市情感

那天是周六,吕翔提议,当天晚上两个人去吃个大餐,看场电影。晓蒙觉得自己亲爱的丈夫还在这里,一切还是那么美好。突然电话响了,警察让她去某某医院接母亲。晓蒙拉着吕翔就飞奔而去。

民警告诉晓蒙,一个小时前,刘美琴在街上拦住了巡逻民警,说自己找不到家了,但她只能报出子女的名字。后来很意外地从刘美琴脚上发现了晓蒙的电话,打通了。

刘美琴头上粘了一块纱布,脸上有淤青,晓蒙问警察:“我妈怎么受的伤,为什么会受伤?”警察无奈地说:“我们也想知道,但你妈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这时,吕翔的电话响了。对方是养老院的院长,上来就跟吕翔道歉,说刘美琴趁值班人员查房的时候,偷了人家的钥匙,溜出来了。晓蒙一听就把电话抢过来:“你们什么意思,我妈自己跑出来,身上还带着伤,你们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”

警察一走,晓蒙就要求吕翔去养老院讨公道,被吕翔拦住了:先把妈带回家睡觉,明天早晨再说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大家就赶到了养老院。院长告诉晓蒙,他调查过了,毕竟养老院不是监狱,如果老人要偷钥匙跑出来,他们也不能怎么样。

晓蒙一听就火了:“那我干吗非要把我妈送到你这里来?”“我问了护工,你妈这也不是第一次想跑。我们承认我们有失误,没管好钥匙。但老人为什么想回家,你们问过吗?”

吕志高得知自己儿子来了也赶紧跑来了。大致听了个来龙去脉,“卧底”吕志高把在养老院的情况跟儿子大致交代了一下:环境确实不错。晓蒙平静了一下:“院长,如果下

次再发生这种事怎么办?”院长也老大不乐意:“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下次再发生这种事的,但你妈情况比较特殊,要不是你爱人当时不同意,你妈现在就该在特殊房间住着。”

吕翔冲晓蒙摆摆手,示意她不要答应。晓蒙接着说:“我妈的情况没那么严重,我们在正常房间住着,而且她和秦阿姨相处得也不错。”“那你们换其他的地方吧,我这儿条件有限。”院长把脸一拉。晓蒙刚要着急,又被吕翔拉到一边:“行行,院长,我们先送我妈回房间。”

出了办公室,晓蒙就问吕翔:“干吗不让我妈去特殊护理部?”吕翔苦笑道:“你是没见过,那差不多赶上临终关怀站了,有老年痴呆的,还有各种慢性病的、瘫痪的、卧床的。我怕把你妈送到那里,你受不了。”晓蒙很感激吕翔的细心,但又觉得不能就这样算了:“如果我妈病情再严重,实在不行只能送特护了。”

刘美琴可怜兮兮地站在女儿身后,死活不愿意进房间。秦阿姨看见刘美琴,高兴地拉着她的手:“你可回来了,急死我了。”晓蒙问了老秦一些事,老秦突然问刘美琴:“你不是让我提醒你,把存折给女儿吗?刘美琴一脸茫然:“我忘了放哪了。”秦阿姨早就料到会这样,组织大家又开始翻。

存折终于被翻出来了,刘美琴把存折塞到了晓蒙手中。一家人正在你侬我侬的时候,院长来了,拿了一纸免责协议让晓蒙签:“你妈要是不想进特护部,你就把这个签了吧,将来别有什么事儿。你们来闹,我们可担不起。”晓蒙看了一眼协议,大致就是说母亲再出什么事,除了故意虐待,养老院概不负责。“没有第三种办法吗?”“你妈既然这么想

回家,你们也可以考虑在家护理。”

晓蒙的心里还在做斗争,刘美琴已经率先反对了:“我不住这!我要回家。我想回家啊!想回家。”晓蒙一下就心软了。刘美琴大哭:“快带我走吧,你把我留在这里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”事已至此,毫无办法。吕翔问他老爹愿不愿意回家,答案非常意外:“反正钱都交了,我再多住几天。”

晓蒙在家陪了母亲一天。吕翔很不高兴:“晓蒙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痛,万一哪天你妈不记得你,以为你是入室抢劫的坏人,把你推倒了你怎么办?”晓蒙叹了口气:“我去催催晓松吧,这段时间,我会想办法照顾好的。”

没过几天,吕志高也回来了,他已经把自己定位成刘美琴的老护工了,能怎么办呢,都是为了孩子们。看着忙碌的公公、不满的丈夫,顾晓蒙愈发过意不去。与此同时,学生升高三的期末考试,也让晓蒙格外紧张,每天等吕翔睡着了,她就蹑手蹑脚地起床加班,被吕翔抓了好几次。

晓蒙的预产期是10月上旬,她的计划是请两个月假,10月把孩子生了,坐完月子11月就复工,这样正好赶在第一次模拟考试前。这天晓蒙刚下课,副校长就打来电话,让她去一趟。到了校长办公室,晓蒙看见除副校长外,还有王大姐和今年刚招进来的小王老师。副校长客套了几句,就切入主题:高二(17)班请晓蒙放心,以后就交给王大姐主抓,但王大姐还要负责自己班的工作,所以,实际上的班主任是小王老师。“你的情况你爱人跟校领导反映过了,这个方案就是学校领导班子商量出来的结果。”

晓蒙说:“那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,我之前一点准备也没有,就这么

决定了对我和我的学生都不太公平吧?”“吕翔把你的体检报告都给我们看过了,先兆流产,学校要是再硬让你带班,就是杀人啊。”

全明白了,吕翔拿着自己的体检报告到学校威胁过校领导了。“我不同意,你们这是违反劳动法的,我去找劳动仲裁去!”晓蒙有点狗急跳墙了。副校长怒了:“你们两口子这是要玩死我啊!你丈夫说不给你放假就要去找劳动仲裁告学校,你说不让你上班就要找劳动仲裁。劳动仲裁你们家开的啊!你要怎么办,给我一条活路行不行!”

学校不比家里,副校长脸一板,正色道:“你不请假学校也不会逼着你休养,经学校领导班子商定,把顾老师调到图书馆工作。”

顾晓蒙傻眼了,走出办公室时,整个人都处于一种震惊的愤怒状态。晓蒙假都没请,直接冲回家,和吕翔大吵了一架。

离开家的吕翔又一次无处可去,只能跑到公司打发时间,想在公司上一夜的网。可是,偏偏撞上了正在公司上网的小马。小马要做发型,已经打算走了。现在只好坐下来开导师傅。一番开导后,吕翔已经打算回去道歉了。但他觉得挺过意不去,决定送小马去做发型。结果一进门就被“大师”拽上了转椅。两个小时后,吕翔才弄完头发。吕翔这次学聪明了,没有送小马回家,而是直接开车回家跟晓蒙道歉。

晓蒙正改完一半作业中途休息,想着明天不如去跟校长下跪吧……结果,吕翔回来了,居然烫头了!这种时候,他居然跑出去烫头!没等吕翔开口,晓蒙就进了卧室,她一点都不想聊。



张巍 著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提供

内容简介

弟弟移民后,照顾母亲的责任落在了中学语文老师顾晓蒙身上,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母亲和丈夫冲突不断,工作上的问题也因此纷至沓来。孩子降临后,还没来得及体验初为人母的喜悦,母亲就罹患老年痴呆症。顾晓蒙被生活逼到了墙角,母亲因为不想影响子女,选择离开……顾晓蒙该何去何从,她是否能达成所愿平衡各方面关系,成为好妻子、好女儿、好老师?让每个女人战无不胜的,唯有爱和希望。

[上期回顾]

已经忘记自己女儿的刘美琴,险些酿成大祸,于是在老吕陪同下,主动去住养老院。